## Clarissa Goenawan

# 筆尖下的雨後春天



●作家Clarissa Goenawan 香港書展供圖




●《Rainbirds》封面 網上圖片

早前，腼腆卻又健談的女作家Clarissa Goenawan造訪香港書展，帶來動人的分享。Clarissa是一位生於印尼、在新加坡工作及生活的作家，特別的是，看起來樂觀的她，早年曾遭受他人排擠，更曾經歷過抑鬱情緒。透過書寫沉重題材，Clarissa希望讓更多人關注身心健康話題，而自己也在盡力成為思想積極的人。作品成功跨越文化藩籬傳播到海外，對她來說，更是無比豐盈的旅程——如同海鳥飛到更加遼闊的異域。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這是Clarissa第二次來到香港，第一次是為了慶祝生日。她認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相像之處，比如香港對MTR和新加坡對MRT的稱呼，以及香港的懷舊魅力，「這裏有許多林立的高樓和傳統的建築；新舊交錯，東西方融合。我首次抵達時，是以遊客的身份，去了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還在維港一畔看了看李小龍的雕塑，這次則去了監獄舊址、法院、寺廟。」這讓她體會到發掘香港文化的另一面的快樂，而不是局限於熱門旅遊景點內。乘坐天星小輪也是Clarissa喜歡的部分。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Clarissa帶來了幾本書，英文和簡體中文版兼有。她常會書寫一些令其極有感觸的主題，許多內容都圍繞「與世隔絕」「孤寂」「死亡」進行，也有一些會圍繞「抑鬱」和「身心健康」展開。她認為保持身心健康不算件易事，也需要自己發起求助，「當你接受到幫助，其實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以及成為有社會價值的人，這是理所應當的。」

她坦言，最焦慮的時候，自己曾向好友和心理諮詢師求助。她說自己書寫沉重主題的原因正是她認為這些內容需要被更多人看見。「有些人可能認為『身心健康』是一個禁忌或被人污名化的主題，但是去了解它是一件非常關鍵的事……如果你不探討它，別人就可能不會伸出援手。」

### 打開書寫的驚喜盒子

「那些故事就像驚喜盒子一樣，自動打開。」說起創作，Clarissa如此形容，她透露自己常會感知到自己書籍作品的起始。「但當我回讀這些作品時，它們的結尾也會隨此改變。我一般不會構思情節，我多會書寫腦中的情節，這是我發現故事的過程。」

「我的首本作品《Rainbirds》和第二本作品《The Perfect World of Miwako Sumida》用時五年。第三本書用時約七年。我首本作品的草稿用時兩個月，但編輯過程較長，用時一年半。出版用時也很長，我需要找一個代理商來幫我找一位編輯，並與其合作。」她分享，編輯過程有很多層面，包括檢查結構、潤色文稿、校對內容，隨後便是出版。她很享受書寫草稿的過程，「這是一個發現敘事的過程，因為我不太構思情節，我總能對那些情節的轉折展開懷抱，比如一個令人驚喜的文章末尾，抑或是一出乎意料的結構。」

而有些漫長的編輯工作則令她感到舒爽，因為這是一個將「石頭」打磨成「鑽石」的過程。「我其中一部作品的草稿字數是七萬餘字，我將其修整到十萬餘字，又刪改了一下。」當她認為某段沒必要加入時，會「狠心」刪掉，「因為一定要是『最好的』。」她也很享受跟出版公司商討的默契配合過程，因為總能發現新的點子，也能幫助她把內斂的文筆轉為略微直白的文字。

### 將腦中想法轉為電子文字

學習過日語的Clarissa，常在小說中書寫日本文化環境下的故事，而且常會直接將腦海裏即時出現的想法，敲擊至電子屏幕上，以免耽誤時間。沖涼或散步的時候，都是她靈感迸發的時刻。

當她書寫首部作品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過出版事宜，只是寫給自己的、近乎小說的文本。「但是它得到出版了，哈哈。我也寫很多短篇故事，背景多立足於新加坡或印尼，多出現在期刊或短篇合集裏。」這些故事有點像未被人發現的小秘密，「因為不太多人知道我寫這些文化背景下的內容，只是通過小說探視到日本背景下的故事。」她平日還會將印尼語作品轉譯為英文版本，「我認為無需逐字逐句地翻譯，還是可以採用外文。」她認為沒有人無所不知，如果有不熟悉的字詞，在網絡上搜尋就好。

「《Rainbirds》便設定於一個虛構的日本小鎮赤川（Akakawa），原型是印尼的瑪琅（Malang），我有表親曾在那裏居住。」

### 首部作品為自己而寫

Clarissa說，創作首部作品時，自己沒有太多預想，「只是在敘寫我會喜歡的書。」而寫作之路卻由此自然延續，讀者跟隨着她的筆觸，期待第二本、第三本。這對Clarissa來講卻也是挑戰，不同節點需要面對不同問題，因此也令她有些急切，她也會擔心代理商挑揀作品中的不足之處。「我覺得寫作是一件非常主觀的事，正似你正在『生產』一個珍貴的嬰兒，所以在將它們遞給別人的時候，我會非常緊張。市面上有很多作品都家喻戶曉，但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我認為我們應該接受作品被喜歡或不喜歡，這沒關係。」

有時為續寫人物設定，她還會在新作中書寫前一本書中的人物形象，以令他們更加飽滿。「每本書都有個『彩蛋』。」

Clarissa有時會被讀者的私信打動，對於負面訊息，她則一般不過度關注，因為太過傷害人心。她常告訴自己，書籍一旦面世，就如孩子成了婚，不應去干涉過多。「他人對你的書不感興趣，不代表你是一個不優秀的作者。」

對於作者來講，看到書籍封面總是令人興奮。對Clarissa而言，這是一個將電子文字轉為實體書本的喜悅過程。

### 飛越邊境的文學作品

Clarissa帶來的講座名稱為「Stories Across Borders」（跨越邊境的故事）。當被問及是何種邊境，以及如何跨越這些邊境時，她說：「我不會讓我的小說過於迎合普通大眾，你只需要對自己誠實，然後打動自己。總會有人被作品觸動或是感到無感，這都沒有關係。」而創作是她的熱情所在，「最重要的是它能讓我感受到無盡且輕盈的快樂。」說這句話的時候，她平和且開朗。

關於跨邊界寫作，她認為人們讀書的邊界愈發模糊，許多亞洲著作都被跨海出版，如同海鳥飛到更遠闊的異域。她分享，她主要合作的出版商都在美國及英國，「它們的出版物越來越多元。很多讀者也希望探見各種區域的故事。亞洲文學更是逐步在國際市場站穩腳跟。」

有挑戰的是，比起印尼，新加坡的作者多用英文寫作，所以更容易走出現有場域，但在印尼的作家多用印尼語寫作，因此也更難去到海外。「我就是覺得有很多還未被人們發現的優秀作品，但是很少人去閱讀它們，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我才要翻譯它們。」Clarissa曾翻譯過一位作者的作品，其文章本是由小型期刊刊登，後來被大型期刊Granta採用，這令Clarissa驕傲。「我覺得我在幫助他將其熟悉的文化傳播至更廣闊的世界。」

# 除掉新詩的「不良品」

## ——讀黃維樑《怎樣讀新詩》

書評

●文：鄭延國

黃維樑教授的《怎樣讀新詩》於2026年6月由廣州的嶺南美術出版社推出之後，頗受重視和好評。是書由「新詩概說」、「怎樣讀新詩」、「新詩選讀」三大板塊構成，其中第三板塊「新詩選讀」又含「情愛秩序」、「家國情懷」、「環保意識」、「詩中異品『戲劇化獨白』」、「詩不良品」五個部分。我將全書通讀一過，只覺得茅塞頓開，獲益良多。特別是第三板塊「新詩選讀」中的「詩不良品」部分，恰如暮鼓晨鐘，足以發人深省。

黃教授在這一部分，以「新詩『百年老店』的招牌：該拆掉？該擦亮？」發題，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闡釋。

第一部分為「難道就這麼out！竟成了現代詩盲」。引號中的感嘆是擔任過香港《文學研究》總編輯的林曼叔先生發出的。他對新詩頗有微詞。他在《繆斯，你在哪裏？》這篇文章中，甚至痛心疾首地指出：「這些高深莫測的詩充斥今日整個中國詩壇……他們的詩不只一般讀者看不懂，愛好詩歌的看不懂，連教授、文學評論家，甚至連詩人自己也看不懂。我們的詩人還說人家看不懂的詩才是詩，才是好詩，因為他們所寫的就是什麼派的詩，真是把我嚇得汗流浹背，在文學界活了這麼多年，寫了這麼多年的文章，到了今日，難道就這麼『out』！竟成了現代『詩盲』。後來，有些文學界的朋友告訴我，好些詩他們也實在看不懂，我才放心些，至少不是我一個人這樣『out』。」意猶未盡的林先生還語重心長地呼籲人們摒棄「越來越看不懂的」新詩，多多寫出「好懂的新詩」。黃教授與林先生的心是一脈相承的，他對長達百年的新詩這個文體應當「何去何從」，一向就有責切之心，和林曼叔先生一樣，也說了不少微詞，講了許多重話。因此他對林先生所說的那些「重話」，那些「痛心的話」是舉雙手贊同的。

第二部分為「人家看不懂的才是好詩」。黃教授在這個部分，聯繫余光中先生擔任「現代詩獎」評委以及自己與余光中先生一道擔任「台灣一個大型文學獎詩組」評委的親身體會披露，那些參賽作品中被一些「評委偏偏要讓這些作品得獎」的所謂「好詩」，其實都是一些「非邏輯、混亂、晦澀的作品」：不是「題旨不能把握，內容難以理解」，就是「意象跳得太快，接不上，甚至互相排斥」；不是「太雜太繁」，就是「亂相畢露」。黃教授還以林曼叔先生的感嘆予以佐證：「我們看得懂兩千多年前的詩歌，而我們卻看不懂現代詩人所寫的詩，這不是笑話嗎？我們能理解古代詩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而我們卻不能解讀現代詩，這不是笑話嗎？」

第三部分為「為什麼『現代的中國人看不懂中國的現代詩』？」黃教授的解答是：因為那些把詩歌寫得「晦澀、複雜」的現代詩人具有四種病態。一是過於信奉西方現代主義，二是患了某些人文學者的自卑症，三是誤用或濫用詩人的特權（poet's license），四是詩法不諳、能力不逮，缺乏寫詩的能力。患有這些毛病的所謂現代詩人寫出來的詩，現代中國人看不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現象了。黃教授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的《回答》一詩。他指出：這首詩就藝術性而言，缺乏主題，是劣詩。它有所謂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怎樣讀新詩》
作者：黃維樑
出版社：嶺南美術出版社

「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讀來卻不見有個中心思想。有論者認為「新詩可以沒有主題」，這是個邪說。

第四部分為「新詩『百年老店』的招牌：該拆掉？該擦亮？」黃教授指出，發端於1918年的新詩寫作，至今已逾百年，成了一家「百年老店」。老店中不乏「上品、精品、名牌」，但也夾雜着「冒牌、劣貨、黑貨」。對於這樣的「老店」，有兩種處理辦法，第一種辦法是拆掉招牌，關門了事，大家都寫「舊體詩詞」；第二種辦法是擦亮招牌，繼續開辦。黃教授的態度非常鮮明，他是堅決主張採用第二種辦法的。他講出現代詩人以徐志摩、聞一多、卞之琳、余光中、流沙河、瘂弦、鄭愁予等為首的精品佳作以為示例，希望大家創作出「像詩，且不難懂」的新詩，特別是創作出像余光中的那種「辭采燦然，而且章法井然」、「可讀、耐讀」的新詩。如此一來，被擦亮招牌的「新詩『百年老店』」將會變得更加光彩奪目，且以益發堅定的步伐邁向更加新穎的百年，攀上更加燦爛的山峰！

## 書介

### 寂寞的時候，就用心煮一碗白飯吧

作者：崔康祿
譯者：陳品芳
出版：皇冠




《黑白大廚2》冠軍崔康祿的料理自述——成為冠軍之前，他先是個料理人；如何把料理做好？他用這本書來回答。料理基本功、食材知識、備料技巧，他曾在以上皆無的狀態經營餐廳。被逼到絕境後，決心從基礎中的基礎開始學習。他下廚，不是為了創造無人知曉的味道，而是將食材的滋味完整發揮出來。美味的秘訣，沒有「瞬間」，只有「過程」。於是才能聽見一次次「真好吃」——並為此再一次，選擇下廚。

### 第113任助理圖書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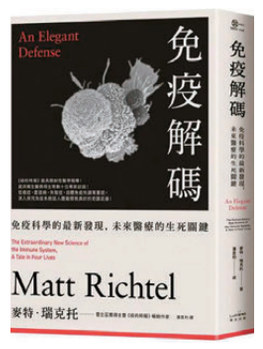
作者：史都華・威爾森
譯者：張國儀
出版：時報




13歲的奧利佛，在人生遭遇失敗的低谷，意外成為了黑荒原懷倫鎮公共圖書館的第113任助理館員。然而，第一天上班，館長留下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圖書館員，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之後便在奧利佛面前突然死亡。而這座看似普通的圖書館，也逐漸露出真正的面貌……本書不只是一本奇幻冒險小說，作者將圖書館化為最神秘、最危險，也最令人着迷的舞台，讓「閱讀」不再只是知識的累積，而是成為改變命運的力量。當所有英雄都揮舞着寶劍時，本書的主角選擇「翻開一本書」，踏上最不可思議的旅程。

### 免疫解碼

作者：麥特・瑞克托
譯者：潘昱均
出版：奇光出版




本書為普立茲獎得主暨《紐約時報》暢銷作家麥特・瑞克托的最新醫療新知巨作。透過癌末、愛滋病和自體免疫失調四位患者私密的生命故事，行雲流水地引導讀者探索如偵探小說般的科學故事。本書更生動捕捉有效療法與免疫系統間的互動細節，以及人類行為與環境對免疫系統的互為影響。作者更廣泛與數十位世界知名科學家做全新深度訪談，如2018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美國免疫學者艾利森（James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等人，以平衡的態度調查最深沉的生存之謎。

### 音樂機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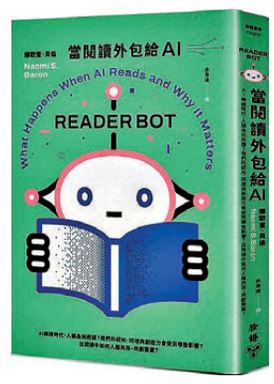
作者：吉本隆明、坂本龍一
譯者：高彩雯
出版：大塊文化




1984－1985年，日本思想大師吉本隆明和當時年方32歲的坂本龍一進行了數次深度對談。在那個觀念崩解、技術革新預示着新時代到來的年代，這是一部極其出色的珍貴對話紀錄，討論的概念歷久彌新，至今讀來仍受用不已。吉本隆明身為年長的大師，提問非常犀利直接，教授也盡全力回覆，兩人金句連連，火花四射。有評論調侃吉本隆明其實「根本不懂音樂」，但他以一個「不解音樂的年長思想家」身份提問，沒有負擔、不懂就問，反而逼出了坂本龍一最直白的創作觀。書末特別收錄坂本龍一在2009年回顧1984－1985年對談始末的特別專訪。

### 當閱讀外包給AI

作者：娜歐蜜・貝倫
譯者：余韋達
出版：臉譜




AI會如何顛覆人類的閱讀方式？美國重要語言學者娜歐蜜・貝倫多年來研究人類閱讀行為、認知能力及語言使用之間的關聯。而這本最新著作則是探問，近年人工智能科技大爆發，會如何與閱讀這項傳承數千年的人文活動有所交集、交錯，乃至於未來可能發生交棒——機器代勞後，我們是否不再需要閱讀？當我們讓AI代替自己閱讀、思考、寫作，從中究竟能獲得什麼，又會失去什麼？作者主張，人類自己讀與交由AI代讀之間，是有可能取得平衡的，一切端視於選擇標準與個人設定的目標。那麼怎樣才算平衡？本書提供了一些線索及各界思辨的成果，可供讀者按圖索驥。